

四季文丛

●主编/武鹰 自牧

●华艺出版社

ZHU BIAN WU YING ZI MU

HUA YI CHU BAN SHE



自牧 著

抱香集



抱
香
集

胡
絜
青
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季文丛/武鹰等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4
ISBN 7-80039-560-X

I. 四… II. 武…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413 号

四季文丛·抱香集

作者:白 牧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址: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刷:普林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字数:161 千字

印张:6

版次: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39---560---X/I · 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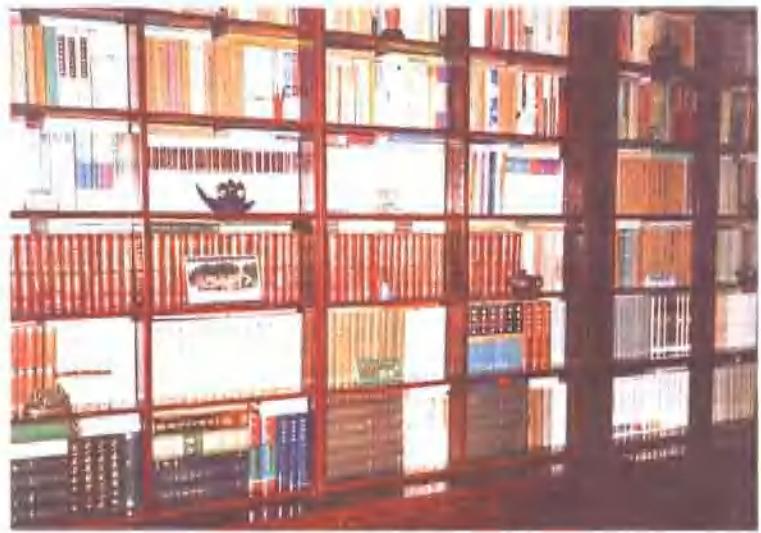
全套(12 册×15 元)定价:180.00 元



作者近照

作者与孙犁先生交谈(1995年) 刘宗武摄





作者书房·百味斋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先生诗句 何叔衡书



作者书法作品

序

杨 栋

大凡天下之人为两种，一曰君子，一曰小人。天下文章也为两种，一为艺文，一为时文。艺文者，庄、老、陶集、史记、汉书、韩、柳、欧、苏之文是也。时文者，谋臣策论、谀墓志传、术士谎言、文痞拼盘、刀笔吏之牍状、八股文之卷叠是也。

古代有个叫范质的曾告诫其侄子说：“君子心汪汪，淡如水。”大意是说君子的心胸就像海一样汪洋无际，却应淡泊如水。可见做君子要耐得寂寞，要经得起冷清。君子之文就是艺文，作这类文找不来赞助，评不到奖金。不太合“主旋律”，卖不了“著作权”。得到的不过是“采菊东篱下”式的孤芳自赏；“聪明误一生”式的名士叹惋……然而，名垂竹帛的也正是这类有真性情的文字。君子与小人，艺文与时文，从来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岳坟有副对联曰：“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而今判伪真。”邪门歪道也好，权术阴谋也好，只能得逞于一时，岂能蒙蔽于万世哉？证之文艺之道，也是如此。大画家董其昌说：“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东坡也说：“笔势峰嵘，文彩绚烂，渐者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好的文章是从平淡中见韵味，朴素中见妩媚的。而这种韵味和妩媚，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它需要阅历，需要学识，需要修养，需要气节。还需要有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士情怀……

山东文友自牧，是个痴于书，痴于艺者，他的书斋称“淡庐”，又称“绿室”，又号“百味斋”。他像是那个“卧龙冈上散淡的人”。他

的精神世界却是极为丰富的，他对日记特别偏爱，坚持数十年，记心迹人迹，写世事文事。我读过他写的《百味斋日记》，并为之题诗曰：“淡墨轻描百味斋，日日记来即诗篇。笔耕谁云作者痴？诗书作伴最缠绵。”文如其人，读自牧之文感觉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他所崇仰与交往的也是君子之交：孙犁、杨绛、陈从周、汪曾祺……。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作文也应亲君子远小人，自牧新著名《抱香集》，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罢，这书名使我想起一句咏菊诗：“宁肯枝头抱香死，不随黄叶舞东风。”张潮说：“菊，花之隐逸者也。”自牧爱菊爱竹，足可见其心性，他的这本书所收无论是记人记事记游之文，还是日记书简杂感之什，皆见作者之真性情。文章如画画，要讲神似，莫求形似。书画大师齐白石好像曾说过这么一句：作画不能画得太像，太像则匠，又不能画得不像，不像则妄。在像与不像之间，就要看作者的匠心了。自牧仁兄学富五车，韦编三绝，抱朴守真，君子怀玉，他的文章是一定会找到知音的。

诗圣杜甫云：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愿自牧兄成为真名士。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我愿与自牧兄共勉，做人就做个坦荡荡的君子，作文就作响当当的艺文。虽不能如李杜文章光焰万丈，也当使读者有良朋在座，灯火亲人之感喟也！

1997年初夏于山西梨花村

目 录

序	杨 栋	(1)
淡庐散记		(1)
打开自己		(1)
粮 票		(3)
张炜那不倦的琴声		(5)
关于老舍先生的一封信		(7)
孙犁先生散记		(10)
与画家们在一起的时光		(13)
绿室序跋		(16)
《百味集》跋		(16)
《人生品录——百味斋日记》跋		(18)
《绿室诗存》跋		(20)
《散文与随笔》编后记		(21)
《听雨集》跋		(23)
《红豆集》跋		(26)
《流动的月亮河》序		(28)
《第一次燃烧》序		(31)
《机智人物传说故事集》序		(33)
《百味杂俎》自序		(34)
《百味斋笔记》自序		(35)
《自牧杂记》小引		(36)
《淡庐日记》自序		(37)

答《青少年日记》特约记者问	(38)
绿室随笔	(41)
淡庐诗草	(52)
百味书简	(56)
致天津孙犁	(56)
致北京杨绛	(58)
致上海郑逸梅	(59)
致北京胡絜青	(62)
致上海陈从周	(62)
致北京汪曾祺	(63)
致长沙萧金鉴	(64)
致山西杨栋	(65)
致北京孙桂升	(66)
潇湘散记	(103)
初识长沙	(103)
闲话黄泥街	(104)
拜访作家唐浩明	(105)
桔子洲头见闻	(106)
韶山观感	(106)
湘路难行	(108)
饮食与礼仪琐谈	(110)
桃花源怀古	(111)
初见方竹	(112)
品正宗擂茶	(113)
丁大洋与《黄河颂》	(115)
武陵源游踪	(116)
畅游金鞭溪	(118)
黄龙洞小记	(119)

何首乌与灵芝	(120)
题字随想	(121)
宣传品与纪念品	(122)
伫听情歌	(123)
岳阳吊古	(124)
范仲淹与岳阳楼	(124)
五药煨肚	(126)
跋	(127)
人生笔记——百味斋日记选	(128)
卷一	(128)
卷二	(135)
卷三	(148)
卷四	(155)
卷五	(162)
卷六	(166)
附录:	(178)
《百味斋日记》总目	致远斋(178)
自牧作品三品	冯传友(179)
跋	自牧(185)

·【淡庐散记】

打开自己

“我的心是乐于倾诉的，但必须感觉到别人的心也乐意听我倾诉。”这是以袒露自己，包括袒露自己缺点过错而闻名于世的卢梭老人的一句话。是的，袒露自己是伴随着苦涩的一种心灵的自我剖析，但凝结在心头的块垒的消融，则无疑会给你我呈上一份轻松的惬意。

你承认是我的“抱朴守真”的人生追求感染了你，使你不能不对我撕去封条继而打开自己；而我则这样认为：是你那毫无羞涩的坦诚促使我不能不撤掉心田窄埂上的落满尘屑的篱笆屏障……

心灵的沟通，核心是一个理解。

舞厅里，永远弥漫着温馨和友爱。一曲开始，一曲终止。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人生，想到世事，面对你的盛情之邀，脉脉的期待，我感到了难堪：不是我不给你这点廉价的面子，而我实在是“旱鸭子”一只。记得我在信上说过的那些话吗？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活法。出卖良心者不会因良心受到谴责而自醒；欲望膨胀者也不会因为欲望得到满足而却步。每个人，自有每个人的根性，这种根性的脾气是固执，或者称之为毫不妥协。你想用一朝一夕改变它吗？那实在太难太难。我不跳舞，并不反对别人跳舞；我不猜拳行令，并不反对别人猜拳行令；我不打麻将，同样也不反对别人去修“长城”……因为我始终信奉那句博得不少人颔首称是的话：凡世间存在着的，就有其存在的理由，至于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理，那是无需我们去关心的……

如果说，刚刚见面我们就褪去了各自的饰物的话，那么，那个

雨天的下午在图书馆隔壁那间酒家内的清谈，我们才真正是打开了自己。

你的童年的梦，我的少年的路，文学的诱惑与神圣，文坛的丑恶与堕落，一一都趋于共知共享与共识，心灵碰撞出了火花，同时也焊铸了友谊……

初夏的雨丝，虽失却了缠绵，但却不乏酣畅。我们曾谈到了绿色，谈到了培育我们性情的大自然，谈到了书，也谈到了永远都不愿失去的生命！

人与人之间，你与我之间，一旦摘去了心灵上的门帘——那块丑陋不堪的遮羞布，使心庭洞开，心扉四敞，便可以在真诚与素朴的心渠中，感受到幸福与欢愉。你视我一览无余，我视你清澈见底，东西南北中，上下五千年，能达此境界者，能够此段位者，试问能有几人呢？

我们没有毛病吗？我们冰清玉洁吗？我们超凡脱俗吗？我们住在伊甸园了吗？回答将是肯定的：NO! NO! NO!!

只要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繁纷的人生，苍茫的宇宙，忠实的朋友，袒露自己，打开自己，才有可能赢得信任，获得理解，找出裂隙，修复自己，完善自己，升华自己……

[原载 1993 年 2 月 2 日《山东青年报·散文天地》]

粮 票

在今天看来，粮票已算不上是什么紧缺的东西了。有的人家的粮本上，就攒有几千斤挂在那儿。可时间一长，又恐其贬值和作废，便分期分批提出来，拿到农贸市场上换鸡蛋或别的什么需要不需要的东西。而我，虽然进城工作快二十年了，却一直对粮票有着一种虔诚的敬意和深情。究其这种敬意和深情的根蒂，多半源自于我那已经作古多年的父亲。

七十年代中期，已患病十年的父亲，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离开了省委机关，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在他准备落叶归根——返回老家的时候，父亲向我移交了他的“家底”。在这份极其简单的“家底”中，比较珍贵的东西之一，是33斤全国通用粮票。记得父亲一边数点着装在一个旧信封中的粮票，一边恋恋地低声对我说：“只要还有省内通用粮票，就不要动这些全国的，等我病好了，上北京时好用……”

这33斤全国通用粮票，估计是大姐夫思平援助给父亲的。因为那时候用粮食去公社粮所兑换粮票，不但需持大队开具的证明信，而且每次都限制数量，一般情况下也只换给山东省通用粮票，如果要全国的，就是村里的大队长也不一定能痛痛快快地换给的。大姐夫在铁路部门工作，每月发的粮票有一部分是全国通用的，他自己吃不了，就每年捎给父亲几十斤。

一年又一年过去，等到1986年冬天父亲去世时，这33斤全国通用粮票仍压在我的箱底。在父亲退休回家后的十一年里，我虽曾多次出现过“粮荒”，但我宁愿每次从家里往单位上带面粉和挂

而，也未舍得动用父亲留给我的那 33 斤全国通用粮票。父亲一生够艰辛的了，我不愿看到他在某一天欲上北京逛逛而再为讨换全国通用粮票而焦急。就在去年，粮票似乎濒临“寿终正寝”的边缘，妻子欲找出家中积存的粮票去换鸡蛋，以避免作废在自己手里。我马上明确告诉她：别的粮票我不管，父亲留下的那 33 斤全国通用粮票不要动，宁肯作废了也不要动。妻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思，终于没有动那十一张崭新的全国通用粮票。

· 张三斤，十一张总计为三十三斤，尽管没有利息，也可能某一天它会成为一张废纸而失去流通的功能，但我却不愿再失去它

.....

[原载 1992 年 9 月 26 日《人民保险报·散文之页》]

张炜那不倦的琴声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一颗熠熠生辉的“星”在不断地闪烁、发亮,他就是以长篇小说《古船》埋上了“新时期文学”界碑的青年作家张炜。

就一般规律而言,发表了几百万字作品(十几部中篇、近百个短篇),出版了许多作品专集的青年作家张炜,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后,该好好歇息歇息了。而且有人推断,九十年代,他将走入创作的低谷。但是,出乎预料的是,张炜在近二三年来又接连不断地发表了大量高水准的作品,包括引起较大反响的三部中篇(《远行之嘱》等)和几十个短篇,都是被评论界看好的。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炜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上架的作品专集就有五六部之多,如《张炜小说选读》、《现当代文学丛书·张炜》、理论集《周末对话录》、中短篇小说集《美妙雨夜》等。特别是即将再版的短篇小说集《他的琴》,初版后,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这在纯文学作品滞销的今天,此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当我们打开这部书时便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是作者17——20岁时的少作选集。书中收入的30多篇小说,是从作者埋在箱底的200万字的习作中选出的。这些作品,当年一个字也未发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炜的根柢之深,也可以看出他对艺术追求是何等的执著!十几年如一日,艰难攀登,孜孜以求,令人歆羡而又惊叹不已。他至今仍在基层挂职体验积累生活素材,如同五十年代的老作家柳青一样,甘于沉到基层,沉到人民群众中间,了解他们的苦与乐,并积极为他们分忧解愁。张炜不论是